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一月十六日　　文化新聞　　中華郵政新聞紙登記執照第七二一號　　第一版

文化新聞

社址：重慶兩浮支路八十三號
總經售：重慶磁器街中國文化服務社
第一二八期
每逢星期六出版
本報創刊於民國二十九年四月二十日

文化春秋

國際學術援華

由中國抗戰，演進至歐洲大戰，再演進至世界大戰，戰爭的地域愈擴大，國際間的交通關係，也愈加困難，這種情形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都是如此。

儘管有人說戰爭可以促進人類文化的發展，但戰爭使國際的交通阻滯而影響到國際間文化的交流，也為事實。

[illegible]自承認，近百年來我國的學術文化，特別是科學的進化方面，早已趕不上人家，六年來的抗戰中，我們的學術文化，更是進步得非常之遲慢。這幾年來，出版界很少有幾本有學術價值的著作，國外的出版物，又因交通困難，不能源源輸入。我們除了[illegible]報紙上可以看見幾條「路透電」「美聯電」訊以外，簡直看不到幾份國外的報章雜誌。因此，我們[illegible]進自己學術文化的發展，應該增進國際間文化的交流。

[illegible]站在盟邦的立場，既然為共同爭取戰爭勝利的要求，又有[illegible]世界和平的理想，為了達到這個理想，我們更需要建立共同的學術文化，作一個盟邦合作的基礎。

[illegible]年來美國源源輸入我[illegible]書影片很多，最近已由教育部特設立[illegible]文化資料[illegible]會主持其事，並設閱覽[illegible]，我們除了感謝友邦的學術援助[illegible]，同時更對美國人士促進世界學術[illegible]遠見，也覺得無限欽佩。今後我們當[illegible]和世界各國的學術文化交流，共同締[illegible]界大同的基礎，所以我們接受了人家[illegible]以後，使更應該發奮勉[illegible]，只有努力[illegible]術文化的創造[illegible]精神，發揚我們的固有[illegible]，才能發揚友邦的盛情，和友邦學術文化[illegible]走上世界大[illegible]國的道路。」

國際學術援華

由美輸入圖書影片　教部設閱覽室展覽

自太平洋戰爭爆發以來，中國與歐美之學術界無法溝通，本年春間，中國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中英庚款董事會等機關發起輸入圖書影片（Microfilm），藉以解決目前之困難，而美國國務院文化部鑒於我國學術界之需要，乃委託美國國會圖書館，將本年度新出版之科學期刊一律製成影片，用飛機運華，贈送教育部。該部為接收此項資料，並推廣其用途起見，遂特組織國際學術文化資料供應委員會，主持其事。美大使館參贊阿樂伯與美大使館學術資料服務處主任費正清，並代表美大使館與該委員會合作執行。除國務影片鏡頭及電燈係由美國運到者外，其放大閱讀機已在國內製成。由該會委託中央大學工學院[illegible]，並在沙坪壩，成都，昆明[illegible]等處指定教育機關保管並利用此項設備。該會[illegible]影片室，設在[illegible]中學內金陵大學三樓。

閱覽室開放

教育部國際學術文化資料供應委員會所設「圖書影片」閱覽室，正式開放，（一）該會設於求精中學內金陵大學理學院內。（二）現所收到之美國圖書影片共二百一十種，其後新雜誌，有一九四二年十月份出版者，凡科學資料如物理化學天文、生物、地質學等，社會科學如政治經濟，戰後問題，歷史，及語言文學等；工程方面，如電器、建築、化學機械等，無不應有盡有。（三）該影片每尺可印圖書十一頁，如以十尺印一本圖書計，其重量不及一磅，體積亦不及四方寸，故運送攜帶，均極便利，且成本甚低，每頁僅美金一分，如以每本百頁計，僅需法幣二十餘元，（四）讀場閱讀機，除燈泡及鏡頭外，[illegible]係金陵大學理學院所研究製造，其外形近以一照相機，電光垂直射入三層鏡頭並透過[illegible]片後即將圖形影放一布幕上，宛如室內電影，當觀者[illegible]，試[illegible]閱時，[illegible]本處[illegible]入稱，美國[illegible]讀[illegible]，[illegible]其前側[illegible]可供[illegible]距離[illegible]一[illegible]三尺，[illegible]視[illegible]力[illegible]五[illegible]二十五[illegible]之[illegible]百架。[illegible]三[illegible]

[illegible]

本報定價

每份五角，半年（二十六期）十三元，全年二十六元，郵費在內。外埠讀者定閱時，以匯票為限，凡不通匯處，郵票可十足通用。

廣告刊例

長行（五欄三平字高）每期每行二十五元。短行（一欄十八字高）每期每行十元。報頭旁（兩欄高三十行）每期每方二百元。

青年團中央團部　籌建文化會堂

（本報特訊）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正籌建一規模宏大之文化會堂，[illegible]正式勘定擇洪端[illegible]，[illegible]三民負責進行，總址[illegible]選擇該城區[illegible]附近[illegible]，日前已[illegible]一百三十萬元[illegible]委，最近即可動工建築，[illegible]費約一百萬元，三月間可動工。

中國青年內部改組

[illegible]將力求充實內容，「中國青年」月刊發行以來，備受全國青年歡迎，[illegible]，[illegible]數[illegible]最近該刊內部組織略有變異，社長一職已改由倪炯聲[illegible]長，兼任林[illegible]圖任[illegible]。

[illegible]輯，日前倪氏語本報記者，三十二年度起該刊內容將加[illegible]，篇幅亦增，並名加圖片，預料以一嶄新之姿出現云。

△「音樂青年」因印刷困難本年須停辦。

△現實評論半月刊[illegible]亦將停刊。

藝壇花絮

△中[illegible]青年劇社[illegible]到正[illegible]劇一光緒皇帝」一齣，預期二月底可與觀眾見面。

△[illegible]郭[illegible]近作「[illegible]一已完成，仍係「[illegible]」劇本。

△[illegible]一秋子」已定本月十七號在抗建堂上演。

△「中製」之「民族萬歲」影片，已試映一次。

△「日本間諜」[illegible]將[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夜，已做除夕前夜大廣告。

△[illegible]何非光[illegible]電影劇[illegible]

[illegible]

中電劇團即將返滬

[illegible]因故未果。現決於今年四月分在重慶昆明舉行放試，名額仍為二十四名，考試部門及辦法悉照去歲宣布者辦理云。

△中央電影攝影場中電劇團，為發展劇運，曾於[illegible]月赴[illegible]公演，[illegible]先後演出「天地同春」與「金玉滿堂」，第三個節目為歷史古裝劇「正氣歌」，早已定於太平[illegible]公演，[illegible]一俟演畢，即行返滬，並定舊曆春節在滬公演「正氣歌」。

△「抗戰之公演節」[illegible]已改至三十二年三月以後。

中國論壇報

自斷[illegible]備復刊

△中國論壇報前以[illegible]印刷困難，暫時停刊，現正自辦印刷[illegible]，建築工廠房屋[illegible]一切，即可復刊。

西康響應文化勞軍

（本報雅安專電）西康省會[illegible]文化勞軍運動[illegible]會[illegible]組織大綱，日前已在[illegible]附會[illegible]定並將各縣區局出錢勞軍分配數目[illegible]，總計為二十[illegible]萬元云。

張書旂在美舉行畫展

中央大學藝術系教授張書旂，最近以「藝術大使」之身份赴美，[illegible]

中央團部

定期舉行演講競賽

△五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定于本月十六日舉行工作同志講演競賽[illegible]題定「[illegible]本期[illegible]之[illegible]義[illegible]及其使命[illegible]」，[illegible]優勝者並給獎金或獎品，以資鼓勵云。

正氣日報照常出版

△[illegible]正氣日報[illegible]日被炸後，[illegible]三四五日[illegible]聯合版外，六日起，照常復刊[illegible]，六日社評以「青山[illegible]在，正氣不撓」為題，表示[illegible]再接再厲，在文化崗位上與敵搏鬥到底。

△西京市新聞記者公會四日下午二時召開首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公推丁履進，宋梅村，樊仰山為常務理事。

胡適決暫留美著書

[illegible]前駐美大使胡適博士，近稱：一九四二年內，擬仍留居美國，從事研究，並著述中國思想史。

久將在[illegible]加州波士頓[illegible]講。

武漢大學

△蛾眉劇社於元旦假演出玉爾德著「沙樂美」及易卜生著「一羣鬼」。

△據好事者統計，武大共藏約每十四日死同學一人，今歲即增為約十二日死同學一人云。

△本年宿舍管理極嚴，規定已婚女生不得入舍寄宿，住舍女生非請假不得外宿。

△本校社會學季刊將復刊，由法律系主任李浩培教授主持。

△中央研究院考古主任吳金鼎日前過嘉，武大史學系之邀講演「彭山考古與巴蜀文化」一題。

△本校文法學院若干教授，近擬集資創辦刊物一種，擬定政治系教授孟雲橋氏主編，刊名暫定為：「新評論」。

中大近況

△中大同學為響應文化勞軍運動，除中大戲劇會定期公演話劇，將收入悉數捐獻外，最近一週，並實行節食，共得法幣三千餘元，以作勞軍之用。

△中大藝術系美術會[illegible]

同濟拾零

△本校職員近創設一公共食堂，凡本校教職員，均可搭伙，每月一百八十元，並採取分食制。既便宜，又衛生。

△同濟新建之校舍，業已完成。

△同濟實學會請前任醫學院院長梁之彥博士演講「性之生理與性之教育」。全校男女同學，共擠一堂，似對此均有莫大之興趣。

△同濟之測量系十週年紀念，請中央研究院地理研究所王遠生氏演講，並展覽測量儀器。（皖）

△青年團本校分團部舉行第×期新團員宣誓典禮，儀式隆重。中央並電丁校長監誓。

△三十一日中飯，每桌同學加上豬肉一碗，甜鹹粑子十六個，一便送些終。（常）

△工學院土木系張雲青教授病逝於歌樂山，二十七日舉行葬儀，師生不勝哀悼。

△中大圖書館「最近選到新文學書三十大箱，借書處大有人滿之患。（唐）

△[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於向美廣播[illegible]之[illegible]教授，[illegible]於上月二十六日[illegible]大禮堂[illegible]

[illegible]水彩[illegible]，[illegible]深[illegible]

女師學院二週歲

——本報特約通訊員琴——

十二月二十五日，這蘊含着許多可歌可泣雄壯事件的日子，又到了，除了民族復興，雲南起義，耶穌誕日等幾種具有歷史意義的紀念以外，又恰巧是女師學院成立二週年紀念的一天。

女師學院是中國唯一專屬於女子的最高學府，在女子教育尚在風雨飄搖的今天，在這烽火瀰漫的世界中，她竟悄悄地誕生在南溪邊緣，風景幽秀的白蒼山上，已健康地生存了兩年了。這是本院師生兩年來艱苦耕耘所獲的成果，因此，當她兩週歲的時候，我們全院師生都興高彩烈地祝賀她的誕辰。

二十四日晚上，我們爲她「暖壽」，便在大禮堂舉行了一個熱烈的音樂演奏會。會場上萬頭攢動，每雙眼睛都注視着佈幕，張學小姐出現了，她的獨唱「夜曲」，歌聲圓潤高揚而婉轉，博取了多少人心底的共鳴。夏孫瑟先生的南胡──「懷鄉行」，音調蒼涼，淒鬱，振動了萬千天涯的遊子底心思，楊大鈞先生的琵琶和國樂合奏的「夕陽簫鼓」，「一枝梅」，合唱隊的「山在虛無縹緲間」，「鹿鳴」，「中國人」……等，每一支歌曲，都凝結了人的精魂，在內心迴盪了那方才的音波和餘響，那綿綿的餘音還在耳邊圍繞。

第二天，是女師院的正誕日，平常愛在床上挨挨的懶小姐，今天也都早早的爬起來，整理寢室，「自修室」，牆壁，桌椅，走廊，庭園……到處都佈置得新鮮美麗，每個人臉上都洋溢着歡愉的紅潮。

紀念會在八時鳴炮舉行，院長懇切的訓示了一番。先生與同學的代表，接續着都有洋洋灑灑的演說。紀念會之後，各種體育活動開始：健身操，干戈舞，國術，綠戰，拔河，排球籃球的決賽……像一羣一羣純潔的可愛的白色的天鵝，在舞動，在翻騰，每個節目都博得了如雷般的掌聲。

晚上的話劇是「雷雨」，一陣紛亂以後，人們擠進了會場，便馬上安靜下來。蘩漪的被壓抑的苦悶掙扎，周樸園內心情感的衝突與矛盾，四鳳的純潔摯情，周萍的複雜交錯矛盾的情感，魯貴的陰險，狡詐與卑鄙，……每個人的性格，都被表現出來，當四鳳被媽媽逼着立誓時，窗外的雷雨電閃，母女相擁的號泣，觀衆也不禁涕泗縱橫，抹一把辛酸淚！蘩與周萍的幾個場面，可以深切的感覺到：那渴求解放超脫的苦悶的號喊，那被壓抑的情感的沸騰，那愛與憎的取捨，那純樸的愛，那日日在苦難曲折分割的靈魂……。

每人胸都着一顆被損害了的心，走出會場。天上飄起的，濃濃細雨，辦公室的時鐘，鐺的一聲響出了他的嚴肅的警惕，已經一點鐘了，這是第三年的開始。

印度之行

本報特約記者禹九

×兄：

十二月十五日由渝起飛，當天下午到昆明，住金碧路皇宮大旅社，晚上遊了幾條著名的街，所謂頂頂大名的南屏大戲院，也光顧過了。那的確高過重慶一倍，我到昆明第一個感覺就是女子比男子多（在街上）穿西裝的沒有軍服多；晚上的本地……六年來的……第二個感覺是昆明的物價比重慶要高一倍，第二天再飛，經過駝人山和高黎貢山時，因爲高度在二萬幾千呎以上，我被機身上下弄得頭昏眼花，幸而旁邊有一位朋友，我就倚在他身上，到了汀江下機，住在Doom Doome營裏，三天以後又乘火車輪船，才到了所渴望已久的世界名都──加爾各答，不幸的我們可巧地就帶來了該城首次空襲，那天晚上，我們四個人因爲找一位中央社記者借債，玩得過了，沒有地方躲，當炸彈的紅光已入眼簾時，還在街上迷途（人力車及汽車兩次迷途）你看荒唐不荒唐！第二夜又空襲，還是睡着聽天因爲這裏不像重慶有山有防空洞，這裏只有五六層的洋房可以躲。

印度的交通以我所經過的Asam及Bengal兩省而論，還很便利，到處都有公路和鐵路，可是鐵軌是寬窄不一的，車上也不能往來，就是一個車箱裏還一間一間的隔開，印度人只能坐三等車，你看殖民地多麼可憐，印度人的一個糊塗，加城熱鬧市場，到處都有露天宿食的人，討飯的成羣地跟着我們，他們是不敢向英美人士伸手的，夜總會的女伎多而且是公開的，英美人玩的不算一回事，所以貞操在外國的觀念不十分重，華僑不僅在國內囤積居奇，就是擊個的印度手錶和鋼筆的市價，也被他們搜集貴了，人家一聽到他們頭就疼，我們因爲和外國人在一起，還有兩件東西就是必需品，所以我們也受害不小。這裏的待遇還不像國內說的那麼好，我被分在美軍指揮的機構做翻譯，英美軍官稱我少校（日息），即使一個異的少校，那在外國很知識，……行政方面平靜的，英美人對待印度人如同對一般，稱他們叫做Untouchability。印人文官比中國也許還多，懂英語的少極了，我有兩個僕人都是印度人，只懂極簡單的英文，印度人大多不穿衣服，只用一條長布（顏色不一）裹在身上，我經過的地方北部，所以都是黑人，印度人的頭用處極大，可以頂到百斤重物，不論男女都是如此，我在都城時，曾經一個人去參觀加爾各答大學，他們（她們）還是土裝，僅僅腳上着一雙皮鞋，襪子仍舊不穿，還一點使得我發生無限的感觸，爲什麼我們的大學生要穿西裝呢？民族的文化就是如此被生活習慣，我們的洋化太形式太膚淺了，印度到處點風踪（手攜鍵），他們吃飯用手，香更來令人作嘔，就是他們的文字說起來看得很，問我也聽快得很，我們在這裏嘗嘗向來日地西餐，吃起來很不好受，弄的滿嘴腥味，不吃也沒有其他更好的辦法，外國是金錢的世界，像我們拿薪水的人卻不大好過，印度人對紙盧比Rupee並不信任，普通的人相信鐵盧比（Iirupee 二Ganne），鄉下人還把牠們藏在地窖子裏，這一點似乎沒有中國人進化，我今天訂了一份印度唯一的大報，三個月北一個月，名叫Satesman有三四張，每日七小時工作以後，可以讀報的看了，下次也許翻譯或者一點論文給你，請一封信請你搞抄地寄一點，免得我的同學們盼望我的信，再會！

弟禹九上

十二月二十七日

勞筆從戎！

林柴賁

一　文化勞軍運動，已由宣傳倡導而達到實踐的階段，關於這一運動的意義和重要性，具體有詳加闡述的必要，本文所要說的是文化勞軍實踐中的一個實際問題──動員文化工作人員問題。

大凡一種事業之建立與完成，必須具備兩大條件：第一是人力，第二是物力，二者缺一不可。古人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說：「巧婦難爲無米之炊」，可見得「工具」，也就是物質條件。的確是做事少不了的。所以全國慰勞總會所倡導的文化勞軍運動，第一步即注重宣傳捐募工作，三個月以來全國各地所展開風起雲湧的文化勞軍運動，其目的都在要達到一萬萬國幣二千萬元」的目標，用以置辦軍中文化工具，充實軍中文化設備，也就是「先利其器」的工作，現在這第一步的徵募工作已經接近理想的目標，而且還要通過三個月大規模的宣傳倡導，整個運動的意義和重大，大量全國人士所認識，故今後工作我們應注意到「人力」方面來。說到工作從此於了，要叫什麼人去實施？有人說：軍中的政工人員和監工人員──本來也就是軍中的文化工作者，可是據調查所得現有的國軍總數爲五百萬，（其實連地方團隊，敵後游擊部隊，當然不止此數）而政工人員不過三萬人，以現有的政工人員數量去擔負這繁重的工作，實在不夠分配，而且不可能。於是不得不號召平時在後方從事文化工作的優秀幹部，一齊來參加這直接有利於抗戰的軍中文化建設工作了。

一、現代的戰爭是國與國之間一切力量的對比。有人稱之爲「科學的戰爭」或「總體的戰爭」，在戰略上又有所謂「宣傳戰」，「神經戰」等等新奇名詞，仔細想一想，其實現代的戰爭，也就是「文化的戰爭」因爲戰爭處處不能離開文化。那麼現在同盟國與軸心國的戰爭，也就是和平正義的民主主義文化和野蠻侵略的法西斯文化的戰爭；中國與日本的戰爭，也就是主張自由平等博愛的三民主義文化，和野蠻武士道文化的戰爭了。要在這種戰爭中取得最後勝利，無疑地除槍彈炮彈以外，還須使用紙彈，除軍人作戰外，還須有文人參戰，故「文人入伍」爲今日刻不容緩的事。可是無可諱言的，抗戰以來一切動員工作都做得不夠，文化界的動員工作，自然也不是例外。最顯著的是一切文化展，多集中在大後方幾個都市畸形的發展，一切文化水準較高的文人，學者，劇人，遂家都集居於後方都市中；一切出版，公演，展覽都在後方都市，撫之渝三地舉行，而前方反而看不出文化工作，軍隊中看不見文化工作，（縱有實在少得可憐）使全國有百萬英勇戰士，陷於精神食糧消普物質生活外，更感到精神食糧的恐慌。這不能說不是抗戰工作中一個缺點，現在爲了補救這種缺點，已展開了全國普遍的文化勞軍運動，我文化界人士也應該自覺地認識這種戰爭性質，和軍中文化建設的重要，自動地到前方去，到部隊裏去。

二、抗戰是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是爲全國四萬萬五千萬同胞子子孫孫謀自由幸福的戰爭，任何人都有從軍參戰的義務，我文化界人士當然也不能例外。況　國父也曾昭示我們：「人生應以服務爲目的。……聰明才力愈大的人，當盡其力以服千萬人之務，造千萬人之福；聰明才力略小的人，當盡其力以服十百人之務。」我文化界人士當然是聰明才力較大的人，教育程度也較高，在平時是負領導社會指導民衆的責任，在戰時也更應該到軍中去開展文化工作，爲數百萬英勇將士而服務，以資倡導。這是從文化工作者責任方面而言，也應該立刻到前方去，到軍隊中去。

三、抗戰已經度過了六個年頭了，六年的抗戰壯烈的血史，無異是一首偉大悲壯的史詩。可惜的這史詩還未見爲作家把握住，寫出來，於是戰場上縱有的是可泣可歌慷慨

【以下轉入第三版】

城固點滴

△城固，最近出版「城固報」，週刊，第三期已出版，有老舍的一封家信，老太婆的巴山採藥記。

×××△西大，自開學以來，講演之風甚盛，有外文學會主辦之「莎士比亞悲哀的本質」，「風格論」政治學會主辦之「世界大戰之秘」，「開發西北的技術問題」學術演講會。

××××△西大青年團的青年劇社，擴大組織，分平劇，話劇，舞蹈，正在徵求新社員。

×××△西師，附中，爲了慶祝校週年紀念，表演文化勞軍，表演新編話劇，跳舞，歌詠等。

四川大學

△橘柑正肥，各同學甚喜食用，僅新生院一處，每日橘皮堆成小山，又招物失參物者，其諸關係名爲橘柑云，

△新生院響應文化勞軍運動起見，特發起自由捐款，二週以內，共收到二千三百餘元，熱誠之心可知。（幾岡）

梓潼師範

△本校近奉部令，學生副食費增爲四十

五元，團體附之，欣然有喜色。

△本校爲慶祝一九四三勝利年，特公演野玫瑰夜光杯等名作。

△本校校長蔡無元前應教部聘職，欲辭未准，聞蔡氏辭意仍堅。

△本校青年團直屬分團部，已籌備就緒。

東北大學

訓導長赴渝受訓

△東大訓導長白世昌氏，奉令赴渝中訓團高級班受訓。其職務校方已請吳希庸教授代理。

△東大豫籍學生自發動河南學災募捐公演以來，均熱烈贊助。校內各劇團均演收入除開支外，匯大公室在三萬元以上。

△東大校長臧啓芳氏，與因公赴渝。十二月二十四日，

自貢通訊

△本市文化勞軍運動委員會已組成，募捐數目暫定十萬元。

△青年團分團部定本月二十四在該部大禮堂舉行第十三屆四次會員入團宣誓典禮。

△本市士紳熱資建築之新劇院剛已完工，擬於前民族復興節正式開幕。（賓）

[illegible]市圖書雜誌審查處
審查證世誌字第一〇七二號

莎士比亞與鬼

◎劉巍

現在，要談的就是一個字——鬼。因為科學飛躍的發展已將鬼的觀念日漸消除。在科學的領域裏幾乎否定了鬼的存在，可是，在十六，十七世紀，在伊里莎白王朝時代，鬼，還以健壯，鮮明的姿態存在于一般人的意識裏。因此，表現在意識形態上也是如此，因此，在莎士比亞的戲裏也就免不了有鬼的出現。

莎士比亞在他一般作品裏怎樣處理鬼的問題，暫且不談，現在，要談的是莎士比亞在哈夢雷特（Hamlet）一劇裏如何處理鬼的問題。

在哈夢雷特一劇裏，鬼的出現共有六次：

第一次——是在第一幕第一景，在場的人有哈夢雷特的朋友何瑞修及兩兵官馬賽勒斯同百那都，談明鬼是先王穿着盔武當兒的軍裝出場。

第二次——在同幕同景同人同看見同樣的鬼出現，鬼在雞明時卻下。

第三次——在第一幕第四景，在場的有哈夢雷特，何瑞修及馬賽勒斯，三人都看見鬼，哈夢雷特以父王的稱呼向鬼說話，鬼向他招手，他擺開何瑞修及馬賽勒斯的阻止跟鬼下場。

第四次——在第一幕的第五景，在場的僅為鬼與哈夢雷特，鬼告訴他在地獄可怕的受罪情形，並告他是被他叔父害死，要他慎重的為他報仇。

第五次——在第六幕第五景，在場的人有哈夢雷特，何瑞修及馬賽勒斯，鬼從地下發出的警句，三人同時聽見，鬼與哈夢雷特要何瑞修及馬賽勒斯發誓保守他倆見面的秘密。

第六次——在第三幕的第四景，在場的人有哈夢雷特及葛魯德王后（即哈夢雷特之母），鬼王出現只有哈夢雷特一人看見，王后連聲音都不能聽見。鬼出現為制止哈夢雷特傷害母親。

從這幾場鬼的出現當中，我覺得有幾個問題存在。

第一：按純科學的解釋，鬼是不可能離開人的概念獨立存在的，也就是說鬼是根本不存在的，之所以覺得有鬼，甚至，看見鬼，那完全出於人之概念、幻想，一個人為想一個人，或是一樁事，他就可能沒有那人在而看見那個人，沒有那樁事在，也可能看見那樁事。如果，以純科學的解釋還對的話，那鬼王的出現，只應該讓哈夢雷特一個人看見，其餘的人都不應該看見。因為，何瑞修，馬賽勒斯，百那都，王后，佛蘭西斯科都不像哈夢雷特那樣追念死去的先王呵？

第二，也許有人說，我第一點意見不對，忽略了時代的影響，該在科學不像現在發展的十六，十七世紀，觀念論還籠罩着伊里莎白時代的時候，一般人當然不可能像二十世紀今天的人們一樣了解，莎士比亞當然也不會，也不能用像我這樣的說法來。還，看一切問題不應該離開了時間與空間的具體限制來說話，這一責備是對的，可是，鬼就這樣讓在場的人都看見也還有問題呵？因為，第一，二，三，四次鬼的出現，在場的人都可以見，而到第三幕第四景的時候，為什麼只有哈夢雷特一個人能看見，而王后卻一點也看不見呢？第一幕第五景鬼的聲音在場的人都可以聽到，而第三幕第四景為什麼王后連鬼的聲音都聽不見呢？也許有人說：還是莎士比亞有意這樣做的，有意叫鬼不讓王后看見，怕她看見了難受。如果是這樣的話，莎士比亞為什麼在第一幕的第一景，第四景，第五景讓何瑞修，馬賽勒斯，百那都都看見呢？讓他們看見了不是反搗出麻煩來了——因為，鬼與哈夢雷特都怕他們講出去，因此，以后鬼子出場來追他們發誓保守他與哈夢雷特見面的秘密，這樣，不是與情不合嗎，莎翁不是給他自己找麻煩嗎？

論點覺得，莎士比亞是個了不起天才作家，他偉大就至今沒有人趕上他，可是，在哈夢雷特一劇裏關于鬼的處理不能說不是一個缺陷，要真是一個缺陷的話，我們這些學習他的人應該給予補救，或者給予修改，方法也很簡單——就是只讓哈夢雷特一個人看見王鬼，要使哈夢雷特一個人看見王鬼，只要哈夢雷特不在衛兵守衛的地方，在另一沒人的地方，容易的，容易出鬼的地方就行了，還在第三幕第四場只哈夢雷特看見鬼，王后看不見鬼也就成為可能了，一直到最后哈夢雷特與王鬼見面的消息不送是必然了。因為甚至，在這一場鬼出場也可以，只要在第一幕哈夢雷特見王鬼時，王鬼囑咐他不要傷害王后就行了。這樣當然會[illegible]份的悲劇的空氣，要不過為了重大的，必要生點也無疑是的，而任氣氛還可用別的方法造成，如果用這個意見去修改，也只是表面的，因為，最根本的問題是莎士比亞承認了鬼的存在，承認了鬼的獨立人格，獨立思想，獨立作用。也就是說：要補教這一點，要激[illegible]論莎士比亞的[illegible]。

一九四二，十一，二十八，

閑話文化人（八）

一晉

曹聚仁逸傳

女學生當他茶房

曹聚仁在文壇上是一位很健的作家，關他的私生活也是極樸素，一年四季老是穿着長袍，就非常會佩子，冬天的時候再加上外褂，和人[illegible]就用着非商人，曹氏對人樸忠厚，和人學就用着非常誠懇的態度，聽着對方的議論，同是眼睛亦傾聽的注視着。表示着滿腔熱心的樣子。因為曹氏不修邊幅，衣服不講究之故，所以時常鬧出笑話來。

有一次曹氏在滬市復旦大學教書，有一回期逢考大，在大學中有些教授是不監堂的，只有教務課代為分配試卷，監堂，正在考試當中學生也正在埋頭答卷，忽然曹氏推門進來，穿着一套長衫褲，樣樣兒酷像學生，在來張西望着，也不說一句話。那監考的職員，並不認識他，以是學生溜到，見了他，立刻有點不客氣的問他，你叫什麼名字？你註冊號數是多少？而曹氏卻很幽默的答到：曹聚仁。這位職員忙即翻着手裏考試學號的卷子，翻上半天，總找不出曹聚仁的名字。這是很奇怪的問，怎麼沒有你的卷子？曹氏這才說清楚：「這一課是我主講，我是來監考的。」這一來這位職員着了急，不知如何是好，只好連忙溜了出去。

又有一回，亦是在考試期間，一個女生下了課，走出門外，曹聚仁正在門外徘徊着。那女生一見他那一副不修邊幅的神氣，當他是夫役，便叫着，喂，把這封信給我交到教務課去。而曹氏卻一聲不響同接過信來，真的給送了去。後來另一同學告訴她，那位替她送信的就是曹聚仁講師，那位女生吃了一驚。覺得得罪了師長，急忙跑到曹氏面前去道歉，而他祇是微微一笑（滿不在乎）。

× × ×

二十年報紙生涯甘苦錄

（二）

魯人

天津這地方，不過是華北貨物的吞吐口，談不上文化，雖然有幾個學校，像北洋南開，商學院，女師等，但也影響不了社會的風氣，只看見買辦階級的耀武揚威，只看見大腹賈的氣焰，只看見北方原料的流出，只看見花花綠綠的外國製造品的流入，全天津被銅臭籠罩着，遍地都是商品，什麼都商品化，人與人之間除了錢的關係外，其他也很少。倘比上海的市面雖小，比上海卻醜態得多，因為上海雖然一樣是買辦[illegible]大得流氓支那的世界，但還有許多出版物，許多文化人，可以使你喘一口氣，而天津幾乎很少有出版物，文化人，好些學生，也是頭腦昏昏，嘴唇上翻，滿口「一碼事」「一碼事」一流的話。出版物呢，像我們的報所出的畫報，「戲子」「多子」「明星」，「明星」「多子」「仕女」，仕女多，出水花卉，古蹟珍玩，甚麼幾乎都是戲子的宣傳品，有什麼可觀？小報是橫行霸，上海的小報，兩角錢看十二份，火車往來而已，天津的小報像劉髯公辦的「新天津報」，每天出四小張，除紙黃色新聞外，有刻十三俠式的荒唐小說，每天同時有六七篇刊出，下流社會歡迎之至，我常常看見在深夜裏，那些巡警差綠過路旁的報攤時，提起馬燈，也將看他半點鐘，所以「新天津報」十有銷路，實在在那時候「大公」「益世」兩家大報的總和之上，因此「小人書」即是還甚至天津的勢力也很大，任何一個弄堂中，總有租閱小人書的書攤，一個「大子」一可以租半天。小人書也不一定都是兒童閱覽，反正略識之乎的平民多半喜歡看這些荒唐的武俠故事，此風在上海也盛，人們要求知，只怪當局不注意，致人民受不到正當的教育。

小報中有一份叫做「天風報」的，每日四開一小張，一面排隔日新聞，全是頭一天在各大報剪下來，第二版副刊，是天風的主要版面，除掉角外，完全刊登討論「性好」和描寫「性慾」的文章，黃色論談，比抗戰前後的上海「社會日報」一類而且還，其傑作有關纏足，金瓶梅著者，疑為山西大同的婦女如何如何者，讀之令人詫異，可是沒有人出而取締，租界中的絕緣，任何都可，文字墮落，也是一端。還有劇戲著等的長篇小說像「紅杏出牆記」，「小揚州誌」，「春風回夢綠」等鴛鴦蝴蝶派的文藝創作，也比京派新文藝流行得多，北平跟天津那麼近，每天有幾班火車來往，但是北平的文化，始終走不到天津，真是怪事。天津的斗方名士是吳秋塵。

一流人，後來來了徐枕蘅，侯曜，也曾實被人捧過，可不是大公報的張季鸞，益世報的羅隆基，在天津，「文章報國」的文人，並不吃得開，也不像現在的寓壇在報上寫寫社評，雜誌上發表些專論的「文化人」，紅得發紫。

那時候在天津辦報的好友，是言論自由一些，所以天津的幾份大報也比較有權威，當局的自由言論下，就是處在大公報的地位，也還不是在此的自由言論下埋葬提倡的。可是我說了「塘沽協定」後的談話可說的關係而翻然休息。而放良心話，久了，不但覺得太黯，而且自己覺得究竟太無聊，於是堅決離開這全市銅臭的「天津衛」，回南了。

且回到南方，一樣的在塘沽協定以後，而且早已通了郵，天下是暫時太平下來，少數遺老的或者在打算百年大計：（在那時的國和古畫下只能用「或者」兩字）名流淺見的，卻忙於粉飾太平，享受眼前的洪福，尤其是「在精衛之流」厚着臉作「共赴國難」的口號下，入京捧腰，好些人更有所緣避，丟了說話工具的我，也決不想作欲罷的嘴上說一句話若入不快，只得閉門赴國難的朋友們拉拉手，肩起舖蓋，一直回浙東老家。

在家鄉，魚蝦蟹蝶綠綠的，白菜豆腐綠綠美，再加上青山綠水，真是回到了自己的家，不想再出來了，只要日本人不動手，大家儘讓人家去京蘇冠蓋自己卻只想暫時能做伏羲皇上人。

【以上接第二版】

悲壯的題材，而作家筆下還不易有偉大的作品產生，有的只是些反映邊疆的生活，或智識份子生活而掙扎的苦悶情緒，很少能把前方英勇戰士為國家民族犧牲流血的戰鬥，而創造出幾位光明前進代表中國典型人物來。這其中原因固然很複雜，作家生活的體驗不夠恐怕要算最主要的一個原因。所以作家們充實作品內容，多體驗戰場生活實感，也應該一時期的過過生活在文化戰場，根據以上幾點理由，筆者主張在文化軍運動中，應該附帶的提倡文化工作者「從軍運動」，發動大量的文化戰士，配屬到各戰場上去，政府當局不妨予以種種優待與便利，有計劃的鼓勵文人從軍。

記得歷史上漢朝班定遠將軍曾有過「投筆從戎」的一段故事，這是文人感到國難嚴重，毅然棄文就武執戈衛國的好榜樣，可是在現代看起來那是錯誤的，因為「文化」要靠「軍事」來保障，「軍事」要靠「文化」來孕育，是互相關聯的，我們今天所主張的文人到軍隊裏去，並不是主張文化工作者的「投筆從戎」，丟掉那熟練的筆桿，而是要文學家帶着他的文藝的筆，畫家帶着塗著彩色的筆，音樂家帶着作曲的筆，劇作家帶着寫劇本的筆，各人帶着他自己原有的一切文化武器，一齊走向前線去，務使槍桿與筆桿並舉，砲彈與紙彈同飛，建立起三民主義的文化堡壘，提倡軍人武士道文化。使最後勝利，早日到臨，這是我們高呼一句口號——「攜筆從戎」

復興關頌

京僧

我們高歌，
正是長城之前
這便是搖籃
成為神聖的地方
我們的祖國
天下為公世界大同
將指示人類新生
制造全世界的幸福
實現自由與和平
當我們踏上征途
正像朝陽東升
這裏是時代的洪爐
鍛鍊了鋼鐵的意志
健兒似大江之流
復興關前革命的生力軍
孝仁愛信義和平
領導我們前進
我們為三民主義信徒
完成抗建的使命

別復興關

別了復興關
我們離開了
戀戀溫暖的身邊
走向長征的旅程
走向大時代的前面
是為着去完成
偉大的建國大業
復興民族的工程
我們都是革命的鋼鐵
一座座堅强地
高舉着手上的火炬
在全中國大地佈下
狂烈地燃燒
照激每一角落
和遙遠的邊疆
消滅了黑暗的
摧毀了侵略的軸心
我們抗戰勝利
我們建國成功
全中國放射了
三民主義的光明

散文三題

盧砂

藍的墨水

我有一瓶這樣的墨水，不很好，深藍的；深藍的，用青春，用眼淚，用熱情溶化的。在月明的晚上，醮着它，在一張翡翠色的紙上，寫詩，寫玫瑰的詩篇，寄給愛人；而在暴風雨的日子，則醮着它，在一張鮮紅色的紙上，寫詩，寫壯偉的詩篇，寄給戰士……你想想看，告訴我，還不是一件稱心快意的事？

然而，我無法找到那麼多的青春，眼淚和熱情，我需要的[illegible]子永遠空着，我想[illegible]的[illegible]失永遠[illegible]着，還入間，我知道了：是缺乏着青春，眼淚，和熱情的啊！

如今ABC牌的，炬輪牌的，萬利牌的，許多許多牌的墨水，都淡得很，寫在紙上，看不清楚，再經時間的腐蝕，便更模糊了，撻滅了，而[illegible]水的老板仍舊[illegible]地對顧客們[illegible]着：「這是很好的墨水，深藍的，深藍的。」

我還不會感到煩惱嗎？這年代與我學習呀，要我學會創作詩篇呀！但太淡，得像灰色的墨水我不能用，我迫切地需着一瓶這樣的[illegible]

綠的酒

我很渴。

熱情燒烤着我，熱情使我陷於渴的苦境，因此，我也想濃一兩杯酒通通肚裏去。

酒，我獨喜歡綠色的。紅的和白的我都厭惡。

我有不少的希冀，太多的幻想；而勇敢和熱情常常為這些理想而助燃作用。——但我可渴得愈更厲害了！

我需要酒啊，我需要綠色的酒啊！

用少女的生命，用孩子的[illegible]，用詩人的愛，用[illegible]釀造的酒是非常綠的；是綠得非常醉人的。

除了綠色的酒，我還喜悅綠色的草株，綠色的樹葉，綠色的池沼，綠色的荷包，和綠色的[illegible]與窗帘呢。我想也叫我燒灼着的[illegible]一些綠色的東西上面得到一點慰藉。

向着燃燒火焰般的希冀與理想的道路，誰不有着迫切的嚮往？但願這時代的巨輪，滿了綠色的酒漿，讓我們盡興地喝吧。

是呀，綠色是希冀與理想的顏色嗎？而我乃是沉醉於不少的希冀和太多的理想的。我需要綠的酒啊！

紅的燈

我怕黑暗。而人間是陌生的，夜路更是陌生的。但堅强的信念要我繼續前進。我沒有理由叫腳步停留下來。

模索在這黑暗而又陌生，崎嶇而又漫長的夜路上，我是怎樣迫切地需要一只燈啊！

[illegible]一盞紅燈是[illegible]紙，不過[illegible]。用[illegible]的[illegible]。閃[illegible]的，像花一樣太陽[illegible]紅，因[illegible]一樣，[illegible]在我的心野[illegible]始我就知道[illegible]和我恐怖[illegible]前進着[illegible]如今[illegible]黑啊[illegible]的[illegible]。[illegible]綠的[illegible]的風[illegible]深淵，交錯[illegible]誘惑我[illegible]，我常常走在死亡的邊緣上！

我是追切需要一只燈的，[illegible]紅的燈只[illegible]很久了，紅的燈已經亮在我的心野，而什麼時候[illegible]我眼前？我期望着。

（完）

寄懷偉賓五兄赴洛陽

劉光熹

何因欲問天？[illegible]，酒[illegible]文章結[illegible]緣；妙[illegible]俠情老馬[illegible]行鞭；[illegible]山意氣，四傑文章動在前。

金鷓鴣堂詩內詩七律四首

劉光熹

[illegible]寒香供御梅花，當[illegible]南山[illegible]霞。魯酒消愁聊遣[illegible]，匈奴未滅敢言家？相思紅豆增懷[illegible]，顧影青衿負歲華；何日十年[illegible]，何時歸種故侯瓜！

[illegible]自納[illegible]杯一莞然，十年祇怪錯求仙！道心寂寞爐香冷，禪定[illegible]條茶味回；[illegible]負春光[illegible]勸節，仍[illegible]鄉[illegible]錯[illegible]年，勃[illegible]兒戲都亡耶。不因貧賤泣牛衣，[illegible]顧未遠；[illegible]白辛勞[illegible]，妝梳[illegible]玉八[illegible]。[illegible]伴讀[illegible]吾瘦，旅食[illegible]情減汝肥；下[illegible]

情抱[illegible]，歷[illegible]笞三[illegible]一杯；
[illegible]深情懷往[illegible]，[illegible]列中朝；[illegible]
[illegible]屈平子，文[illegible]，[illegible]末報[illegible]恩思
問[illegible]，嘉[illegible]四朋外[illegible]來法
師講戒[illegible]
縱作朱[illegible]，[illegible]避傷親！
派愁往往思填海，[illegible]保身；萬象
翰眉留[illegible]故我，大千世界[illegible]成[illegible]它時寫盡
嘉陵水，向子[illegible]明文[illegible]人。
[illegible]孤君[illegible]一條[illegible]，[illegible]情
[illegible]上年避地[illegible]矢[illegible]，[illegible]八[illegible]丹
[illegible]怨[illegible]，[illegible]色[illegible]淡
砂[illegible]晚[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朱。
故衛結想[illegible]芬芳！[illegible]海花晚香，
[illegible]載結為同聖境，一朝分袂與仙鄉！[illegible]
共守期矜俗，勸[illegible]相[illegible]保常。[illegible]得散花
天女相，為[illegible]出水[illegible]紅妝。（未完）

週末閒談

冷！

白浪

「小寒」剛過，天氣就變得特別冷。

冷是可惜而且可怕的，好像冷面孔和冷暖人情一樣。

人生需要溫暖，生命中尤其需要熱血的溫泉滋注。誰不愛冬天裏的太陽？然而多少微弱的生命，卻在淒冷中斷送了，冬天的確是最冷酷的季節！

如果說：虛偽欺詐，和冷暖的人情，是由于人類自私心發達的結果，那末，人類底掠奪和侵略的行為，乃是人類自私心的最高表現。而它的面貌，卻是太冷酷和殘[illegible]了！

不管怎麼說，新年已經來到，冷酷的冬天，[illegible]要過去了，我們祇祈求着勝利之火炬，給我們[illegible]一下這受過嚴冬摧殘的心靈。

谷風（二八）

徐仲年

描寫魯佛爾博物院的信恰於十月十日收到。信中，吳偉稱這博物院藏物之豐富，單就中國瓷器而論，已經佈滿了五六大間，從古到今，各種名窰都有，真是美不勝收！魯佛爾原是名聞世界的博物院，尤其對於名畫，搜羅極多，所以吳偉的贊揚並非過甚之辭。然而李玉華讀了丈夫的信，感到一種無名的悲哀，「誠然，丈夫是藝術家，他的愛好藝術品是他的天性；也可以說是他的職責；不過，連篇累牘全是讚『美』，對於他們倆自己反而沒有講什麼。似乎他們的愛情已經退居第二道線，熱烈的狂潮有下降之勢，也許早已低落了！如何不使我悲傷？光陰過去僅一年，結婚的雙十節與今年的雙十節不復相同：不同之處豈僅添了一個鄉[illegible]？恐怕吳偉有些變心了！」

玉華並無多暇來自悲，中法大學通知她在十一月初，報名里昂大學文學院，選修法國正宗派文學（即古典派文學）。玉華自知法文根底差，不敢多讀，但她選了幾門，還得了吳偉的幫助，才應付得了。法國大學有名的時光，[illegible]了她用教本，學生登錄自己筆記。玉華在[illegible]授[illegible]同一[illegible]，法國正宗派文學一些文學書籍；另一方面，[illegible]不同的地，一個在家一，便把筆記借給玉華和[illegible]聽課的[illegible]，一個在校，從她們的家下山赴校，每小時減[illegible]一共計算須兩小時，加上上課二時，總計三小時，恰是兩次授乳的間歇：玉華授過乳，將[illegible]交給[illegible]，[illegible]來時再喂一次奶。燒飯也由她們輪值燒。[illegible]以來，玉華忙得多，[illegible]慣，不覺得什麼。不過，忙也[illegible]的好處，她沒有[illegible]功夫去思念吳偉；而且，忙了一整天，晚上倒頭便睡，一睡便着，醒得[illegible]，早晨[illegible]來精神振足，玉華減少了與吳偉寫信的次數，信也比較短了；[illegible]同樣的原因，吳偉也少寫信，信也縮短了不少。

聖誕是歐洲每年中最大的佳節，法國人信仰天主教，更看重這一天。數日前，吳偉快郵邀玉華到巴黎去過節，因玉華遲疑不決，等到苔苔別回家，剩下她與小孩，她們恐怕在這個團圓節，——西俗：聖誕節全家團聚——[illegible]孤零零獨守空房，恰巧吳偉打了一個電報來催她，她便覆了一電，約定將乘的火車班次，使他到車站來接。

玉華早到了巴黎一天，[illegible]和吳偉[illegible]聚，[illegible]快樂；吳偉請她上白山飯店Restaurant du Mont Blanc[illegible]，[illegible]法郎的公司餐——在當[illegible]已[illegible]很考究的[illegible]一瓶紅酒，一瓶荷蘭汁：玉華不會飲酒，只飲[illegible]，[illegible]一件[illegible]！白山飯店離佳[illegible]館，吳偉送她到[illegible]，[illegible]直[illegible]了一[illegible]，[illegible]姆旅館[illegible]，玉華的行李又[illegible]，[illegible]說那[illegible]行李，乃是些尿布等等：所以不必乘車。步入旅館，走進房間，吳偉把小孩放在牀上，[illegible]熱烈的長吻。原來小公子「用膳」時間到了，[illegible]不待丈夫[illegible]哭；原來小公子[illegible]坐到牀上，解胸授乳，[illegible]食[illegible]一無[illegible]丈夫[illegible]，[illegible]料奶水太足了，直噴得吳偉滿面都是，[illegible]得丈夫妻[illegible]大[illegible]過乳，吳偉建議去參觀魯佛爾博物院。玉華[illegible]休息半天，談談心；但是丈夫這樣好高騖，也[illegible]高興，[illegible]她並不[illegible]，[illegible]口答應了。